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1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丁午壽議員，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朱幼麟議員，J.P.

何秀蘭議員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李華明議員，J.P.

呂明華議員，J.P.

吳亮星議員，J.P.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許長青議員，J.P.

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J.P.

陳智思議員

陳鑑林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黃宜弘議員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J.P.

楊孝華議員，J.P.

楊耀忠議員，B.B.S.

劉千石議員，J.P.

劉江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G.B.S., J.P.

劉健儀議員，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霍震霆議員，S.B.S., J.P.

羅致光議員，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鄧兆棠議員，J.P.

石禮謙議員，J.P.

李鳳英議員，J.P.

胡經昌議員，B.B.S.

張宇人議員，J.P.

麥國風議員

陳偉業議員

梁富華議員，M.H., J.P.

勞永樂議員

黃成智議員

馮檢基議員

葉國謙議員，J.P.

劉炳章議員

余若薇議員，S.C., J.P.

馬逢國議員

缺席議員：

李家祥議員，J.P.

楊森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J.P.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G.B.S., J.P.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J.P.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J.P.

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J.P.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G.B.S.,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G.B.S., J.P.

財經事務局局長葉澍堃先生，G.B.S., J.P.

環境食物局局長任關佩英女士，J.P.

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J.P.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J.P.

工務局局長李承仕先生，J.P.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尤曾家麗女士，J.P.

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女士，J.P.

經濟局局長李淑儀女士，J.P.

規劃地政局局長曾俊華先生，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鄭維健博士，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就施政報告的提問。如有需要，提出質詢的議員可在原本的提問獲答覆後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但只限於要求行政長官就答覆進一步說明。

主席：打算提問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的按鈕示意，現在讓我先看看電腦的顯示。（稍停）各位議員已按下按鈕了。如果議員想繼續跟進的話，請舉手示意，在行政長官回答議員的提問後，我會讓議員提出簡短的跟進。

李國寶議員：主席，行政長官昨天說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我們的優勢，我很同意他這個見解。不過，我想請問，香港政府有何實質措施，協助銀行界打入大陸市場呢？

行政長官：大陸的市場確實很大。不過，由於香港與大陸屬於兩個不同的關稅區，所以便須按照 WTO 的規矩作努力。據我所知，直至現時為止，香港只有一間華資銀行可以打入大陸市場，我所說的是李議員的那一間（眾笑）。至於其他銀行可以有甚麼特別的辦法，則我想我們是要與業界一起動腦筋、一起努力。

主席：李議員，你是否想繼續跟進？

李國寶議員：沒有。

涂謹申議員：主席，董先生今早出席電台節目，回答了很多問題，而我特別留意到，市民似乎是提出了很多要求，希望政府能紓解民困。我清楚聽到了董先生的話，其言下之意是政府手邊仍有些“彈藥”，只是不可能一次過拿出來，可能要視乎未來半年的情況和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等而定。我希望就差餉這一方面，向董先生提出一個很具體的問題。這次施政報告建議免收1年差餉，但上限卻是2,000元。稍作計算，市民平均每月只可節省百多元。現時社會上缺乏信心，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政府手邊真的有“彈藥”，在社會抱着很高期望，並希望政府能增加信心以穩定人心的這個時候，是否應多拿一些出來，而不是每月只津貼百多元，然後等待半年後才再

作考慮呢？其實，很多市民能否等待這半年也成疑問。我認為正正由於存在着這個信心問題，才導致有些周刊，甚至是有些市民在今早的電台節目上，均表示希望董先生不要連任。

行政長官：我認為我們正面對一個很龐大的財政赤字，而我也強調了，我們在基建方面是作出了很大的投資。此外，我也說過我們在教育方面的投資是“不會手軟”的，因為這些投資對香港的長遠發展都十分重要。如果是問可否多放一些、多給一些，我內心當然希望能這樣做，因為的確是存在着很多這樣的訴求，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否這樣做則又是另一回事。我在跟我的同事商議後，覺得現時的尺度是最適當的了，箇中理由我剛才已說了。我今天早上其實還說了另一個很重要的理由，那便是外圍的因素事實上很不明朗，我們不知道未來兩三個月究竟會發生甚麼事。戰爭現時只是剛剛開始，經濟會否再變壞呢？如果是再變壞，又會到達甚麼程度呢？作為政府，我們須時刻留意整個環境的變化，以便作出判斷。因此，讓我從這個角度提醒大家，我們一直也是在留意環境變化。我們是經考慮了情況一旦再惡化，應該如何處理後，才作出這樣的決定的。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想提出的跟進質詢是，行政長官作為一個負責任的領袖，是否應同時考慮一個問題，那便是如果這時不出手相救一些處於水深火熱的市民，半年後是否仍能救他們？市民破產和跳樓自殺的數字會繼續上升，那麼，在這個有“彈藥”的時候，是否應同時思考這個問題？請董先生想一想：此時不出手相救，半年後會有多少人救不了的呢？

行政長官：涂議員，立法會議員昨天其實提出了 7 項意見。首先，我要多謝所有立法會議員，因為你們在這個過程中向我們提出了很多很好和很有建設性的意見。在你們所提出的 7 項意見中，我們其實已接受了 6 項——不是接受，而是我們的意見其實是很相同。當然，大家的尺度可能有所不同，例如你們建議開設 2 萬個職位，我們卻其實製造了 3 萬個職位。第二點我想說的是，我們除了是經過深思熟慮，以及與你們討論外，其實還跟很多業界人士討論了，然後才決定這一套辦法。我想強調，我認為這是很適當的了。

陳國強議員：主席，我們工聯會感謝行政長官接受了我們部分建議，尤其在增設職位方面，政府提出會增加 3 萬個職位。我想請問行政長官，除了會在基建工程方面提供職位外，其他新增的職位可否不外判呢？我的意思是由政府直接以非公務員合約形式聘用。此外，這些新職位的員工，可於何時上班呢？

行政長官：陳議員，我們所提出的 32 000 個職位，分配情況大致如下：醫院服務助理、護士、福利工作人員、教師等，大約會增設六千多個職位；房屋署的屋邨保安和管理方面，會增設四千多個職位；食物環境衛生署的街道清潔和改善環境方面，大約會增設二千五百多個職位；至於工務工程方面，包括學校改善、文娛設施（即兩個前市政局的設施），以及包括擴建污水廠的新增項目（這項目我們原本是會遲些才進行，但現在卻提早了），再加上一些小型工程，例如增設路燈和鋪設行人路等，合起來共有差不多 2 萬個職位。我們是會盡快開設這些職位的。至於老師的職位，則會有另一些安排。屬於工程方面的職位，在我們把合約判給建築工程公司後，他們便當然會聘請人手。所以，當中是包括了很多職位的。

陳國強議員：行政長官能否承諾，如果工作是可以不外判的便不要外判呢？

行政長官：不同的職位會有不同的做法。舉例來說，如果是要建設一些小型旅遊點，當然是不會外判，我們一定會交由建築工程公司負責。所以，我不太明白，怎樣可以說定是外判或是不外判。

馬逢國議員：主席，我想請問行政長官，由第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共創香港新紀元”，以至第二份的“羣策羣力、轉危為機”，第三份的“培育優秀人才、建設美好家園”，第四份的“以民為本、同心同德”，以及今次的“鞏固實力、投資未來”，在這個過程中，香港的經濟條件，其實仍未能擺脫外圍經濟的困局，獨善其身。

我想請問董先生，你是如何衡量過往數份施政報告的成效呢？此外，你是否認為縱使外圍經濟條件仍未改善，香港還是具備某些條件，可有機會擺脫困局呢？

行政長官：香港是一個十分外向的經濟，深受外圍經濟變化影響。自今年年初開始，我們已看到香港主要市場的經濟開始下滑，於是便發出警報，知道將會出現問題。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內地經濟發展實在是非常蓬勃，在未來數年間，應會為香港帶來很多新機遇。不過，由於香港是一個外向的經濟，始終會受到外圍經濟發展影響。今次當然是非常特別，因為九一一事件的沖擊相當大，其深遠程度怎樣，以及需時多久才可復甦，現時仍未能掌握。我們只知道這個問題可能較為嚴重。至於香港會否可以永遠擺脫外圍的因素，則我便認為是辦不到的。

不過，我們現時正在進行另一件事，那便是我們的經濟正在轉型。面對經濟全球化及資訊科技所帶來的知識型經濟，以及面對自己國家——中國——迅速的崛起，我們是必須轉型，走向我昨天所說的高增值路向。這樣我們便可有較大的保障，不會那麼容易受外圍因素影響，但始終或多或少也是會受到一點影響的。請各位想一想，如果今天的外圍因素是不錯，香港仍有3%或4%增長的話，我們今天便不會陷入困境。事實上，由於外圍因素下滑，香港經濟受到影響，再加上經濟轉型的問題，我們才會覺得比較辛苦。我並沒有魔術棒，可解決外圍的問題。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仍會存在的。

馬逢國議員：董先生，你剛才提出國內的經濟現時發展非常迅速，建議我們與他們保持合作。就此，我想請問，我們是現在才覺得須這樣做，還是之前你已經提過，只是沒有實行而已？

行政長官：馬議員，如果你看了我第一份施政報告，便會知道我當時已說過，要利用香港回歸的優勢，將香港與內地的合作推至一個新境界。不過，你知道我們是一個獨立的關稅區，而國家又將會加入 **WTO**，所以雙方合作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不過，在過去數年間，我們一直在努力推動，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最近，我們宣布了一系列協議，那些都是與內地磋商後而達成的；內地政府是應我們的要求，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其實，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在這方面努力工作。如果問我將來會是怎樣，我可以說，我們現正進行多項研究，待將來時機較成熟時，相信必會公開讓大家討論的。

劉漢銓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在 98 年施政報告中建議，把香港發展為一個國際中藥中心，把中藥研製為健康食品和藥物。這項政策當時得到廣泛支持，更有輿論將之進一步引申為把香港發展為“中藥港”。我想請問行政長官，事隔數年，有關把香港發展為國際中藥中心的最新情況為何？

行政長官：劉議員，我也想借此機會談一談。很多人說，我和政府當時提出了“中藥港”。其實，回顧這些年來，不論是我自己或是政府，均從來沒有說過“中藥港”這 3 個字。我們的目標是利用香港現時在中醫藥方面的優勢，把香港推動為一個中醫中藥的中心。其實，政府的工作分為 3 方面：第一，制訂一套中醫和中藥的註冊標準。去年 6 月，立法會已通過了有關中醫註冊和紀律的一套法例；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正在制定有關中藥註冊和中藥商發牌的規例。此外，衛生署亦會研究發展一套國際認可的中藥標準，幫助中醫藥打入國際市場，把香港發展為國際中藥中心。

第二，我們現正鼓勵中醫藥研究，並在應用科技研究院下成立了中藥研究所，推動和協調中醫藥研究。研究所獲得香港賽馬會撥款 5 億元支持，於 5 月成立，現已開始運作。

第三，在中藥生產方面，我們正與有興趣的人士和企業商討，看看如何鼓勵企業透過投資，在香港製造中藥和中醫藥的製成品。所以，政府是有一套計劃逐步邁向這個目標的。進行這些工作肯定需時，但我很相信，在兩年、3 年、5 年後是一定會有成果的，因為我們在這方面是具有優勢的。

劉漢銓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剛才在回答時提到，衛生署打算發展一套國際認可的中藥標準。這一點是十分重要，因為可以推廣中藥，讓我們可以多賺點錢。我想請問要到何時才會推出這套標準？

行政長官：要得到國際認可並不簡單。試想想，在得到國際認可後，香港研製的中藥便可十分成功地外銷。所以，我們必須深思熟慮，作好準備，發展出一套真正好的標準，能一下子轟動全世界的。政府正在好好研究。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想向行政長官提述政府統計處的兩項統計數字，可能他亦已知悉有關數字。根據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前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每月中位收入在 5,000 元以下的“打工仔”人數較去年增加 4 萬人，換言之，共有 42 萬人的收入是在 5,000 元以下。我亦想行政長官留意第二項數字，根據今年第二季的統計，以家庭收入中位數的三分之一計算，每個家庭月入是 6,000 元，而香港平均每個家庭的人口為 3.5 人，換言之，有 85 萬人的家庭月入只有 6,000 元，即平均每人只有 1,700 元收入。我的質詢是，現時有八十多萬人的收入是這麼微薄，但在整份施政報告中，竟沒有一個字提及如何幫助這羣貧窮、生活困難和失業的人，請問行政長官有否方法可幫助他們呢？

行政長官：馮議員，我告訴你，我每星期都看這些資料，我會第一時間要求鄧先生向我提供最新資料，讓我可以瞭解發生甚麼事情，因為我與其他同事都很關心這方面的情況。

事實上，自從金融風暴發生後，可以看到全港最低收入的 30% 家庭的中位收入不斷下降，直至今年第二季才穩定下來，這是我們十分關注的問題。

不過，我們須瞭解知識型經濟的特色，如果你能掌握知識和技術，你便會有很好的機會製造財富；如果你未能掌握知識和技術，你將會面對很大的困難，這是所有國家的人均正在面對的情況。那麼我們可以做甚麼呢？很多人也向我提出這問題，甚至說不如不要讓知識型經濟來臨。其實，這是我們無法抵擋的潮流，知識型經濟是一定會來臨，而且我相信這是有利於整個社會的。現在我們的問題是，我們還未 *ready*，還未可以面對，因為我們在很多方面（例如教育方面）仍有不足。因此，我提出要加強下一代的教育，以及讓有困難的人再接受培訓，盡量讓他們有機會掌握新知識。

（公眾席上有人叫囂）

主席：公眾席上的人士不准喧嘩。（公眾席上有兩名男子繼續叫囂）

主席：保安人員，請帶他們離開。（數名保安人員趨前欲阻止兩名男子叫嚷，但他們繼續站立叫囂）

主席：如果你們不離開會議廳，我們便要被迫暫停會議。（該兩名男子仍繼續站立叫囂）

主席：各位議員，由於我們無法寧靜地繼續進行會議，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兩名男子接着被保安人員帶離公眾席）

下午 3 時 25 分

會議暫停。

下午 3 時 27 分

會議隨而恢復。

主席：行政長官，請你繼續回答馮檢基議員的質詢。

行政長官：我剛才說到長遠的解決辦法，是要提升市民的教育水平，以及把教育普及化，而市民亦應努力終身學習，以目前來說，加強培訓和再培訓是另一條出路。我知道香港有一批人未能跟上香港的新經濟列車，這是我們十分關心的。幸好香港有安全網可以保護大家，但安全網並非解決問題的最終方法；解決社會問題的最終方法是要加強教育和再培訓。此外，如果我們的經濟能夠盡快恢復增長，對整體就業便會有幫助。雖然外圍因素是那麼困難，但我們也要盡力做才行。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想稍作補充。剛才行政長官提到教育、掌握知識和接受再培訓都很重要，這是沒有人否定的。不過，問題是教育須“十年樹木”，在 10 年內，這 84 萬、每人每月平均只有 1,700 元的人，可能會已變成“白骨一堆”。在今年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慷慨地提出寬減差餉，即每戶可扣減 2,000 元的措施；不過，這羣人是沒有自置居所的，所以這項寬減措施一分一毛也未能惠及他們。行政長官可否提供一項方案或辦法，在短期內立即幫助他們呢？這才最能符合低收入人士的需要。我們所擔心的，是當政府能向有關市民寬減 2,000 元差餉，而不向月入只有 1,700 元的低收入人士給予幫助時，別人會認為香港政府是很冷酷的。

行政長官：我相信香港的安全網可以幫助這羣人士。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想提醒行政長官，月入 6,000 元而平均有 3.5 人的家庭，是不可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的。

行政長官：如果情況是這樣，我們會再作跟進研究。

曾鈺成議員：主席，我想請問董先生，他構想中的主要官員問責制究竟在哪些地方較現行的制度優勝？特別是在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諮詢公眾意見，以及改善行政、立法的關係上，新的構想有何好處？

行政長官：曾議員，主要官員問責制是我們為回應社會的訴求而提出，希望整個政府能有更進一步的高度問責。在考慮的過程中，我們初步的構思認為，設立高官問責制是很重要的一步。我相信有了高官問責制後，我們會更能掌握社會的脈搏，因為主要官員對於行政會議的工作，在政策的制訂、執行的優先次序和資源分配等各方面，都可積極參與；因此，我相信工作會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因為實行問責制後的主要官員會與公務員的職責、責任和權力分得很清楚，他們便會有責任和時間跟市民和立法會議員溝通，更能掌握民意和社會的脈搏，這肯定會對促進行政、立法關係有很大的幫助。總括來說，經過我們數月來的商討，我和政府的同事也覺得推行高官問責制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一件好事。不過，我們也知道這是一項很大的工程，是一項新的工程，我們不能出錯，每件事均須考慮周詳，所以我們在未來數月會詳細考慮所有細節和環節，對各方面也會考慮周詳。我昨天說過，我相信這是第二任行政長官應該做的事——如果他要做的話。

曾鈺成議員：主席，這些新類型的高官既要掌握社會的脈搏，又要有政治的承擔，董先生，你覺得擔任這些職位的人才，除了在政黨內，還有哪些地方可以找得到呢？(眾笑)

行政長官：讓我先在這裏看一看。(眾笑)我認為《基本法》已將立法和行政的職責清楚區分。社會上有很多精英，有些願意參與政府的工作（我們這裏也有數位），有些則不會參與，而政府內也有很多很能幹的同事。其實，人才是存在的，我們只要把制度弄好，便可以向前走。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相信董先生可能亦覺得失業問題非常“濕熱”，不過，這亦是市民最關心的問題。我們職工盟與部分工會在上星期參與遊行，所帶出的信息是“抗裁員、反失業”。

在整份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當然提及一些創造就業的機會，但是完全沒有提到政府會否製造失業。為甚麼這樣說呢？如果政府繼續表示須裁員及“瘦身”——不單止是指公務員，亦包括公營機構和政府聘請的非公務員合約人員——便會導致整體就業的情況非常不穩定，而穩定就業則是市民最希望擁有的。行政長官，請問你會否在此公開承諾，政府會停止所有，包括在公營機構進行的裁員及“瘦身”行動，同時亦呼籲全港僱主停止裁員？行政長官曾作出多項呼籲，不知可否多作此一項呼籲？

行政長官：大家就目前面對的經濟困境，有很多意見。政府花了時間，千方百計尋找就業機會，並且須確保這些就業機會的確會對香港今天、明天、1個月、3個月、6個月，1年、2年或3年都有幫助。我們很高興能找出這三萬多個就業機會，因為社會的確有此需要。我們加快工程或進行綠化、清潔工作，每一事項對香港的前途都有幫助。香港現正處於較為困難的時候，在政策上，我們會特別關心一些問題，例如在政策的制訂過程中，我們會考慮

如果實行了一些措施，會否導致某一行業的僱員失業等，這些因素，會在我們考慮之列。如果以前對某方面的考慮不足夠，今後我們會多作考慮。

在政府方面，我相信須視乎時勢而發展；今天的時勢是如此，但長遠來說，究竟是怎樣呢？政府的架構如何發展呢？我們曾提出小政府的重要性，但現時實行這樣的政府是否適宜呢？我們的財政赤字有這樣的情況，如何處理為佳呢？政府須取得社會上的共識，然後才可以作出處理。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剛才聽到行政長官第一次表示，在政策的層次上，會進行一些就業方面的影響評估，而在長遠而言，會朝着小政府的方向前進。不過，長遠的事項，我慢慢與行政長官商談。目前，我只希望行政長官可立即告訴全港市民，現正處於困難的時期，政府在兩年內一定不會在政府，包括公營機構，進行任何“瘦身”行動。行政長官可否向大家說，不會再進行“瘦身”及裁員行動？我相信這樣，大家會感到較安心，我希望行政長官能說出這一句話。

行政長官：李議員，我們正忙於製造就業，正在製造三萬多個就業機會。

李卓人議員：我希望政府不會製造失業.....

主席：李議員，現在是行政長官答問會時間，並不是在進行辯論。

田北俊議員：主席，昨天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用了很長的篇幅講述改善香港經濟的問題，當中特別提到香港中小型企業的重要性，對於這點，我們是絕對認同的。中小型企業在香港聘用很多人，不像跨國公司般有能力遷往別處發展。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第 64 段中提到營商環境：當政府制訂新政策和草擬新法案時，先會評估對營商環境的影響。我留意到行政長官提及的兩個“新”字，我想請問有關舊政策和舊法案，包括之前提問的兩位議員十分關注的勞工法例，政府有否準備也作出營商環境的評估？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所指的確是新的法案。田議員，我們是針對新法案，而沒有考慮舊法案。不過，如果你認為一些舊法案有不妥當之處，儘管提出來，我們是會作出研究的。

田北俊議員：主席，請問行政長官，有關的研究和評估，是否由政府部門自行進行，還是會參考環境諮詢委員會草擬環境評估報告的做法，因而成立營商環境諮詢委員會，在進行營商環境評估後，才制訂有關法案和新政策？

行政長官：至於如何執行的問題，我會交由司長與田議員再詳細研究。不過，在這方面，我相信我們一定會諮詢業界的意見。

李華明議員：主席，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董先生曾承諾 — 讓我引述他所說的話 — “在來年完成檢討高齡津貼計劃，使清苦（即貧窮）的長者在生計上得到更大的改善”。我昨天聽了很久，董先生的施政報告似乎一點也沒有提及這方面的事。我到過很多老人中心跟長者舉行會議，他們均很渴望董先生會在 10 月 10 日就他們說一些話，不過他們卻很失望了。究竟董先生是否開了一張“空頭支票”，屆時又不能兌現呢？

行政長官：李議員，關於“生果金”的問題，政府正在進行詳細和深遠的檢討，希望在未來數月內能完成這項檢討。我們會在適當時候作出宣布。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看過施政方針中有關照顧長者的那一份小冊子，其中清楚寫明目前的情況，即政府“已對高齡津貼計劃進行了檢討”，並標明這是“已完成的項目”。董先生說仍在檢討中，但該施政方針卻標明是已經完成了，我究竟可以相信哪方面呢？

行政長官：有時候，比較複雜的問題必須作進一步的研究，這問題現時仍在研究中，我們會盡快向你作出回應。

吳亮星議員：主席，董先生在施政報告第 102 段提及，在經濟轉型期間，政府每年會投入約 26 億元的撥款予培訓及再培訓機構。我認為這是好事，因為這樣有助在經濟轉型下有關僱員繼續就業。不過，這一段亦提及會就此進行一項評估，或檢討有關的成效。我想請問，今後會否採用一些能幫助或改善就業，特別是對低技術勞工階層的就業情況的指標或數據，作為評估其成效及作用的根據呢？

行政長官：吳議員，我相信政府的檢討，應該已包括這些考慮因素在內。如果沒有的話，那便是不對了。我相信我們一定會把這些考慮因素包括在內，如果沒有，我們便從今天開始包括在內。（眾笑）

吳亮星議員：董先生，這點亦引發我進一步考慮另一問題。既然每年不斷的投入約二十多億元，作為培訓及再培訓的撥款，目的是達致剛才說的成效，以幫助解決就業的問題，那麼，以現時的失業率達至 4.8% 或更高的趨勢來看，可能使政府與市民之間產生不滿或造成不穩定的因素，因而令我們非常擔心。所以，既然要投入一定的資源，政府會否考慮例如在聘用家庭傭工或低技術需求的一些勞工類別時，直接向他們提供部分津貼，使僱主既可以節省一些支出，又可聘請到員工，使雙方均能解決問題。比方說，現時本港的家庭聘用了很多外傭，如果僱主能得到津貼後，僱主的支出仍然是差不多，不會特別增加的話，便可鼓勵他們聘用本地傭工，這樣既可增加就業，同時，這些傭工的這一筆收入也會用於本地的經濟，例如用於零售等各類消費的市場中。請問是否可以進一步考慮這類安排呢？

行政長官：吳議員提出的意見十分詳細，有一份差不多兩三頁紙的建議書，我曾詳細參看。我相信政府在這方面會遇上一些困難，不過現正在研究中，考慮有沒有辦法依照你建議的方式實行。我想順帶一提，上次我參觀了僱員再培訓局的一項培訓計劃，當中談及要增加家務助理的競爭力的問題，最理想是教他們學會煮飯和炒餸菜，因為外來的傭工不懂煮中國菜餚，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樣會增加他們的競爭能力。因此，我相信要從這方面着手，才可以使本地家務助理擁有更多技能，以爭取有關的職位。至於吳議員提出的意見，我們正在研究中。

劉慧卿議員：主席，行政長官昨天發表了他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覺得十分奇怪，為何在這份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沒有嘗試總結這數年的工作呢？主席，我想請問行政長官，現在回想 97 年，即以當年他上任時與現時相比，他估計香港人的生活差了多少？是否有很多人不開心的？為甚麼他們會如此不开心呢？而他應該負上多少責任呢？

行政長官：香港回歸了四年半，香港人在這四年半內的確面對了很多挑戰，而且都是不簡單的挑戰。不過，我相信，如果我們坐下來看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大家便會看到，第一點是，其實在經濟不好的時候，民怨是一定會上升的。不幸的是，香港是屬於很外向型的經濟，我們會受到外圍經濟的影響。最近，發生了恐怖分子襲擊事件，香港所受的影響便更深遠。

誠然，在經濟不景時民怨便會上升。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這四年多以來，香港其實進行了很多事，“一國兩制”的落實，本身並非一項簡單的工程——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維護了自由，維護了原有的生活方式。直至現時為止，香港是個很 **dynamic** 的城市；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成功抵禦了金融風暴，金融秩序又穩定下來了，使我們有基礎面對新的挑戰，那便是經濟轉型。未來的歲月仍會很困難，不過，劉議員，我和你一樣時常也會到街上與市民談話，我遇到的很多市民均向我表示：生活雖然十分困難，但是，政府與市民均要一起努力，才能克服將來的困難。我很有信心我們可以做得好，可以克服未來的困難。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向行政長官問清楚，他是否接受，正如現時很多香港人也覺得，香港人的處境比數年前差了，那是他和他的政府應該負責？他在街上也聽到市民所發表的意見，他會否考慮許多市民的意見，即請董先生不要連任？

行政長官：劉議員，時局越困難，當領導人的便越要有勇氣，以及要更努力地面對這些困難。我會堅定不移地為香港做事。

許長青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第 62、63 和 73 段，均提及政府會積極改善邊境貨運的軟件和硬件設施，讓香港發展成為連結內地和世界市場的物流中心。我想請問行政長官，為了解決長期邊境貨車擠塞問題，政府會否訂立服務指標，例如一輛貨車在正常情況下，可以在預定時間內辦妥過關手續呢？

行政長官：許議員，羅湖和皇崗關口的擠塞情況也使我们感到不安。現在香港與內地各政府機構正在密切商討，以及研究短期、中期和長期的解決辦法。我們期望能一次過，即使不是一次過，也希望能盡快解決所有問題。至於香港方面，是由曾司長親自負責的。我相信在不久將來，便可以看到成績。此外，我相信當中會包括有關的指標在內。

許長青議員：我的跟進質詢是，既然沒有設定服務指標，政府會否考慮讓貨運 24 小時全面通關，作為補救辦法，以及這是否可行呢？

行政長官：關於貨運 24 小時全面通關的問題，據我理解，現時空的貨櫃車已可以 24 小時通關，我相信下一步，在不久的將來，載貨的貨櫃車也可以 24 小時通關了。我們現時正朝着這方面努力，並正在與中央和地方機構研究，我們會積極進行的。

何鍾泰議員：主席，董先生在其施政報告中，提到要加快進行基建工程、縮短審批及行政程序、多進行維修工程及開展兩個前市政局的工程，這回應了我過去所提出的建議，也得到各黨派的共識和支持，所以似乎是值得我們感到高興的。但是，實際上，我卻感到非常擔心，因為政府過去有一個不太好的前科，董先生在 98 和 99 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在 5 年內會進行 2,400 億元的工程，但結果工作量不斷下降，業界叫苦連天，公司沒標可落，工人沒有工作做。這份施政報告提出在 15 年內進行 6,000 億元的工程，即平均每 5 年進行 2,000 億元的工程，較過去提出的款額更少，這是否意味工作量會較以往更少，業界會更苦呢？

行政長官：我想何議員是提及了兩件不同的事，第一，是我曾提及會進行 2,400 億元的工程，但進展卻很慢；另一件事是關於每 5 年平均進行 2,000 億元的工程的問題。程序要快、審批要快、工程亦要做得快，你曾親自多次向我提出這項問題，你的其他同事也曾提出這項問題。我希望告訴你，曾司長也好、梁司長也好，他們都真的親自監督這件事的進度，我知道數位局長也很努力地確保所做的工程越快越好，越早落實越好，我們會盡量努力。

何鍾泰議員：主席，董先生可否給我們多點信心，承諾向我們提供一些資料，說明在基本建設、新及舊項目、兩個前市政局的項目，以及維修工程這幾方面，每年會進行哪些工程，會做多少，會支出多少，可否向我們提供一些資料？

行政長官：這是應該可以做到的，同時，何議員，你對政府也應該有多些信心，我們一定可以做得到。

張宇人議員：董先生，你在施政報告第 64 段提到要改善營商環境、在第 80 段提到在 2002 年會取消“香港遊”的配額，令來港旅遊的內地人士增加、在第 96 段提到要創造 3 萬個就業機會。飲食界很歡迎這些措施，我們拍手支持，也很多謝你。不過，在食肆全面禁煙的問題上，最近有一間國際顧問公司完成了一項調查報告，發覺食肆如果全面禁煙，收入會減少 79 億元，

以致會削減二萬一千多個職位，帶來的經濟影響可能會抵銷董先生在施政報告內所提及，為刺激經濟、製造就業機會而進行的艱苦經營，甚至可能得不償失。

在目前如此艱難的經濟環境下，董先生會否為飲食業的東主和員工帶來好消息，告訴他們政府將不會在食肆實施全面禁煙，掃除這個不明朗因素，鼓勵投資者繼續經營，讓食肆東主和員工可正如施政報告第 158 段指出：“……沉着氣，事事多拼一回，處處多走一步，……克服前進路上的困難”，以更優質的出品，更燦爛的笑容，更卓越的服務，繼續經營食肆？

行政長官：張議員，整個社會對禁煙是有共識的，這是一個很基本的社會健康問題。我相信最終是會實行全面禁煙的，至於執行的步伐是怎樣、有多快，我相信政府會考慮很多因素，包括你剛才提及的因素。究竟最後會怎樣，我知道有關的局長仍然正在研究。

此外，我上次在這裏也曾說過一點，外面的數據證明在禁煙後，食肆的生意更好，在美國等其他地方便是這樣。這是外國的數據，但我知道楊局長正在研究推行此事的步伐。

張宇人議員：董先生，你剛才說得很對，這是外國的數據，也可能有其他的因素造成這個結果。進行評估的公司是根據香港的實際因素，計算食肆會有這樣的損失。我知道政府正在進行調查，但食肆現時是艱苦經營，有很多東主不知應否繼續投入資金“捱”下去，因此，我希望董先生或局長可盡快給業界一個好消息，減少一個不明朗的因素，令他們在拼搏、在“捱”的時候也可以更積極一點。

主席：張議員，你是發表意見而不是作提問。

行政長官：我可以回答張議員，我們會盡快。

呂明華議員：主席，由於失去了製造業，香港失去了應該獲得的大量財富和 60 萬個職位。現時，世界上各個國家都在爭相發展製造業，可見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但是，在第五份施政報告中，董先生隻字不提製造業，請問董先生，政府是否完全放棄本土製造業？若否，政府準備如何推動重振本土製造業，帶動整體經濟發展？

行政長官：呂議員，我在施政報告中提及我們有些傳統工業，例如製衣、鐘表、玩具等，在香港都做得很成功。雖然，很多這些產品的部分工序已遷移到內地或其他地方，但仍有部分留在香港，而且做得相當出色。我在施政報告中提及，對這些工業，政府會盡量看看可如何在結構方面、在 **infrastructure** 方面協助他們，使他們在未來一段時間更發揚光大。至於新的工業，你知道香港設有工業邨，我相信我和我的同事也很樂意與香港的工商界研究有甚麼新的事情可以做，如果有好建議，我們是很樂意研究的。

呂明華議員：主席，所有的國家都是先制訂工業政策，然後才吸引外資投資於工業。我想知道，政府有沒有打算制訂工業政策，例如減免稅收等，以吸引其他國家的人到來投資呢？雞和雞蛋都必須先做一項，請問董先生是否有這個打算？

行政長官：香港的競爭力與深圳相比，例如在工業方面，香港較深圳差很多，勞動力貴得多，地又少而且很貴。所以，要制訂一系列的政策來吸引工業，並不是這麼簡單，因為要制訂政策，也要有目標才行，例如大概是哪類工業，沒有目標，單是制訂政策是沒有用的。如果工商界有好建議，例如某種工業在香港的確有價值，可以發揮，政府是會積極考慮的。

羅致光議員：主席，剛才李華明議員已提出了這類的質詢，不過由於有半百萬的長者正等候答覆，所以我仍然鏗而不舍，想問得更仔細和更清楚。我不知剛才行政長官在進入立法會時，有否看到公公婆婆的頸項好像變得長了一些。事實上，我相信行政長官也會記得，他在 98 年已提出要檢討“生果金”的問題。不過，他去年表示會在 1 年內完成。不知行政長官是否想學鄧麗君般唱：“左 3 年、右 3 年”，想提出不如再多等 3 年？雖然政府現在未能遵守去年的承諾，我們今天再給行政長官一個機會，行政長官可否作出更清楚的承諾，何時會回答公公婆婆們呢？

行政長官：自從回歸以後，政府在老人政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相信羅議員也會同意。無論在提供護理、家居安排等各方面，我們都增加了很多資源，成果大家也有目共睹，而昨天我在施政報告中經已一一詳述。關於“生果金”的問題，我剛才亦說過，我們正在積極研究，會盡快給大家回音。

羅致光議員：主席，我只是想再問多一次，行政長官能否再作出承諾，何時會有答案呢？

行政長官：我目前不能說出確實的時間，但會盡快。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是下午 4 時 03 分，尚有 40 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問，但直至現時為止，只有 17 位議員能提出質詢。

請問行政長官可否多給我們 15 分鐘，好讓多數位議員能提出質詢？

行政長官：好的。

主席：謝謝行政長官。梁耀忠議員。

梁耀忠議員：主席，剛才董先生回答馮檢基議員的質詢時提到，如果有知識、有技能，便可以創造財富。請問董先生是否知悉，最近很多有知識的人和學者在上課時被“炒魷魚”，失去工作；一些有技術的人，例如從事 IT 行業的人，由於機構裁員、“瘦身”，所以也失去工作。事實上，我不知道有甚麼可以支持他剛才所說的一番話。因此，很多人昨天聽過董先生發表施政報告後，對他所說的“鞏固實力，投資未來”有另一看法；他們認為是“鞏固乏力，空談未來”，而且還有點好像是“空談數字”，甚或“玩弄數字”，因為他提及的增加 3 萬個就業職位中，有些是經常性增加的，並不是額外增加的職位。況且，現時失業的人大約有 17 萬，即使加上他提及的 3 萬個職位，以及勞工處現時的一二萬個空缺，合共只得四五萬個職位，那又如何解決十多萬人的失業問題呢？

董先生最近數天也聽到不少市民的投訴及不滿，請問他會否在短期內提出更多紓解民困的方法，以解決市民的疾苦呢？例如政府暫停增加收費，以及呼籲公營事業不增加收費；又例如不會增加公營房屋的租金，甚或會減租；又或好像李卓人議員剛才所說，政府除了不會帶動裁員外，還呼籲其他大機構不要再裁員，以紓解大家的生活困苦呢？

行政長官：梁議員，香港社會在經濟良好時，平均也大約有 10 萬人失業，2.5%至 3%之間的失業率是一直存在的。現時香港大約有 17 萬人失業，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能夠製造 3 萬個就業機會（我們事實上很有把握能製造 3 萬個就業機會），其實這已是邁進了一大步。此外，梁議員剛才提到有些 IT 公司裁員，這是實情。不過，另外有些 IT 公司正在發展，對 IT 人才確有需求。我相信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會繼續有這種需求。

至於梁議員剛才提出的其他問題，大部分都涉及經濟轉型。事實上，我們現正面對經濟轉型所產生的就業問題。我在施政報告提到一個大方向，便是我們如何投資未來，盡量加強我們的教育，提升教育程度，確保香港的經濟可以長遠增長。短期來說，我剛才也說過，兩位司長、其他同事和我是在聽取很多意見後，經過詳細考慮，才制訂這些紓解民困的短期措施的。當然，這些措施不可能令每個人也滿意，但我相信我們是做得到的，我相信我們是做得對的。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相信董先生也曾聽到很多市民的投訴，說他昨天發表的施政報告，仍有很多問題未獲處理；而即使獲處理的問題，也好像蜻蜓點水般點到即止。我們現在是否完全沒有能力解決問題呢？我們現時坐擁三千多億元盈餘，很多市民指出，這些錢是屬於全港市民的，不是董先生或一些官員所擁有的。為何現時社會表達了共識，要求政府動用這些款項來解救市民水深火熱的困境時，董先生全不考慮這樣做呢？他剛才回答其他同事時說現時並不是適當時候。現在還不做，更待何時呢？現時的問題是，失業率不斷飆升，預計這情況將來也會持續；而香港社會現時只是暫時依靠內部消費來維持香港經濟。如果沒有錢，如何維持香港經濟呢？怎能解決生活困難呢？

行政長官：梁議員，我們是在詳細考慮及研究民意後，才制訂這套措施的。我想強調，梁議員說得對，三千多億元是全港市民的錢，所以無論是政府或各位議員，大家也有責任，盡量好好運用這筆錢。如果是善用儲備，例如投資教育，我是不會手軟的。

譚耀宗議員：主席，董先生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要鼓勵大家持續進修，但去年政府只撥出 5,000 萬元給公務員持續進修和培訓。這次董先生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撥款 50 億元，作為持續教育和培訓的資助，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事情。不過，面對知識型經濟，正如董先生所說，所有人也須接受再培訓。請問董先生，政府會否在這方面作出長遠、全面的規劃，以期在配合整體知識型經濟發展時更具效果？

行政長官：我昨天提及在面對知識型經濟時要進行 3 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提升中、小學的水準；第二，是盡量增加未來大專院校的學額，盡量使大專教育普及化；及第三，是終身學習。有關這 50 億元終身學習基金的詳細安排，我相信局長會諮詢業界及有興趣的人士，大家共同商議一套辦法，確保能真正進一步推動終身學習的氣氛。我很有信心，我們應該可以想出一套好辦法來。

譚耀宗議員：主席，除了善用這 50 億元外，持續教育並非一時的事，而是長遠的事，所以政府是否應該作出全面、長遠的規劃？政府是否應就這點作進一步研究？

行政長官：我們在研究運用基金的過程中，當然會研究日後大專院校在持續教育方面可以做的事，以及有何其他安排，可以令持續教育在香港更為蓬勃。我們是會進行研究的。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董先生，我很高興看到這份施政報告很着重培育青少年，我想提出一項跟青少年有關的質詢。我們一直說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而且一直推動“兩文三語”和國際視野。現時雖然有些非牟利團體向本地學生提供前往海外升學的獎學金，但畢竟為數仍很少，以及很多學生是當研究生的。我們正計劃培養更多大專學生，而我們又要面對世界的競爭，請問董先生，會否考慮別的途徑，例如設立留學海外著名大學的獎學金，讓更多已獲這些著名大學取錄，但有經濟問題而過去只獲少許幫助的學生，能獲得全部或部分資助，可以前往外國攻讀大學學位，使他們除了可以認識本科的知識外，還有機會接觸其他國家的文化，並將其帶回香港，以鞏固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

行政長官：梁劉柔芬議員，我認為我們要從數方面來看這問題。首先，我覺得我們的大學，一般來說，如果跟國際的大學比較，水準可算是不錯的。事實上，我們其中 3 所大學在亞洲和世界已經很有地位。因此，我們如何將這些大學再進一步辦得更好；又或增加更多學位，以及 **private sector** 在資源方面可以幫上甚麼忙，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集中要做的事。我覺得我們必須將大專教育普及化，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大專教育普及化，對香港的知識型經濟的成功與否，甚具關鍵作用。政府在這方面正作出詳細考慮，我希望各位能多提意見，令我們做得更好。

第三點，我覺得能讓學生前往海外升學，吸收外國文化，使香港更為國際化，是一件好事，我們當然會研究。不過，我想指出，如果真的要加快普及化，內地有些大學也是很好的，例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交通大學等，它們全屬世界級的學校，可以予以考慮，也許還有其他同樣好的學校。因此，我們要作整體的考慮，即在如何普及大專教育這問題上作全盤考慮。

梁劉柔芬議員：董先生，我很同意你所說的話。不過，我並非膽敢批評香港的學校，又或跟外國相比，我完全沒有這意思。不過，古語有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覺得學生須在讀書之餘，早點吸收外國或本地以外的文化。外國大學的經驗是在 4 年的學習課程中，有 1 年可以前往別的地方上課的，請問會否推動本地大學這樣做？又這是否也可以放在考慮之列呢？

行政長官：梁劉柔芬議員，我完全明白你的苦心。這是一項很好的建議，我們會作出跟進。

黃成智議員：主席，董先生在過去數份施政報告中，對房屋政策做了很多工夫，很多市民說是作了很多干預，例如建議七成市民置業、“八萬五”單位，以及最近取消出售居屋，導致現時很多市民成為了負資產的業主。請問董先生，你認為這些負資產業主所面對的困難，是否董先生過去數年的房屋政策搖擺不定所導致？政府是否應該承擔責任呢？

行政長官：在 97 年以前，房屋價格有泡沫存在。在 97 年 10 月，亞洲金融風暴襲擊香港。在 10 月 13 日當天，隔夜利息高達 300%，之後一段很長時間，利息都是雙位數字的，樓市應聲下跌，在很短的時間內作出了調整；寫字樓的價格亦應聲作出調整，這情況一直持續至今天。

對於負資產的市民現時所面臨的困境，我感到十分同情。政府可以做些甚麼呢？昨天我已提出，在稅收方面，我們會提高扣稅額。昨天，金融管理局亦公布了一些措施，設法在轉按方面提供協助。政府會盡量想辦法，但亦須顧及 "moral hazard"，即道義風險。政府是在考慮香港的整體民意後，作出這些非常難做的決定的。不過，政府已經盡量想辦法。

黃成智議員：主席，董先生在這份施政報告中，只是很皮毛地做了一些工夫。這是否意味他不承認對於負資產業主所面對的困難，政府須承擔更大的責任呢？

行政長官：對負資產業主所面對的困難，政府是深表同情的。我們可以做的事，我們已經正在做。

主席：謝謝行政長官在今天的會議中，回答了 21 位議員的提問。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1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在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時，請各位議員站立。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20 分休會。